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由侄儿建平执笔的介
绍先父一生事迹的《严独
鹤传》，终于在故乡桐乡市
和乌镇有关部门领导的热
切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出版
了。对于这些年来一直以
宽宏博大的胸怀接纳和认
可先父的家乡父老，我和
家人深表感谢！

父亲出生于书香门
第，早年丧父，甫成年即承
担起家庭重担。他教过几
年书，二十多岁进入当时
中国两家最大的民办报纸
之一《新闻报》担任副刊编
辑，从此几乎终生投身于
新闻事业。父亲的报业生
涯从1914年持续到1949



花与鸟 (中国画) 万蒂

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
事。一天下午，妈妈从西安
回来，带回来不少好吃好玩
的。而我最喜欢的是那只
塑料铅笔盒。在此之前，我
只有铁的铅笔盒，摔来摔去
，已经变形，每次打开都很
费劲。有了塑料铅笔盒，妈
妈买的那些好吃好玩的，对
我没有了吸引力。我最喜欢
的是塑料铅笔盒的开关，有
一小块磁铁吸着，打开、合
上，发出“吧嗒”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我把塑料铅
笔盒拿到班上，很多人围了
上来，他们都没有见过塑料
铅笔盒，露出羡慕的表情。
我的同学方小周也想试着打
开、合上，他可能想听听“吧
嗒”的声音。我没有给他。我
说：“别开了，再开，就坏
了。”已经有好几个同学开
开合合，让我心疼。

我很爱惜我的铅笔盒，每
天都轻轻打开，轻轻合上。
虽然，我也喜欢听那个“吧
嗒”的声音，我还是告诉自己
，不能老开老关。
我和方小周的关系还可以
。一天下午放学，不知道因
为什么事，我们两个在公路
边居然扭打起来，书包也没
来得及卸下。一直撕扯到路
边的庄稼地里。麦苗刚没过
双脚。他用腿勾了我一下，
我就倒地了。我一直紧紧缠
住他。我倒了，他也倒了，
压在我身上，压在我的书包
上。我们两人倒地的同时，
我听见了书包里有响动，我
说：“坏了！坏了！”

方小舟一听，松开了我。我
爬起来，顾不上拍身上的土，
急忙从书包里取出塑料铅笔
盒，铅笔盒没有变形，但是
，开关处的那块小磁铁掉
了，吸不上了，“吧嗒”的

前两天看到朋友小林发了一
条朋友圈：“蚍蜉岂能撼动
大树？做好自己该做的吧”
。小林是我大学同学，在国
内排名前几的租车公司做
人事经理。我问她是不是碰
到什么事了。她说，因为年
后几个月业务量锐减，公司
正在进行大规模裁员，手下一
位人事小伙伴也被“优化
了”。这么大幅度的裁员减薪
是头一遭遇见，她担心自己
哪天也被一纸令下“优化”
出局，内心惶惶不安。这次
疫情之后，小林爱人所在的
软件开发公司勉强没受到太
大影响，但极度依赖线下交
易的租车行业却受到不小的
冲击。
我所在的培训公司也对2020
年的销售价格进行了整体下
调，还开发了不在线的学习
内容。即便如此，这半年的
销售额可以用“惨淡”来形
容。我告诉她，我也和她有
一样的感受。虽然外面的疫
情得到了控制，但“心里的
疫情”还在继续。
我们心里被这些信息填满，
而信息

魂归故土

严祖祐

纸质综合性副刊的编辑方
式，至今还是可供借鉴的
范例。

作为一名勤于笔耕的报
人和作家，父亲一生没有
写过轰动天下的长篇巨
作。但他整日埋首书案，在
所主编的副刊上开辟了一个
“谈话”专栏，几乎一日一
篇，在三十多年间写下了
近万篇短文。其所为文，
每篇不过五六百字，上至
国家大事，下及柴米油盐，

皆与平民百姓息息相关。
他写了三十多年，读者追
随了三十多年。其旺盛的
生命力和广泛的知名度，
是载入新闻史册的。
几十年来，父亲一直淡
泊自甘，在大家庭中，他
是一位称职的好儿子、好
丈夫、好兄弟、好父亲、
好长辈。他早年失怙，即
放弃留学，远赴外省，任
职教员，以菲薄的收入赡
养寡母、抚养弟妹。甫及
中年，又逢大姐（我的大
姑母）孀居，胞弟（我的
三叔）早亡之痛，他几十
年如一日，每月的薪金，
除了自己一家六七人的生
活开支以外，还义不容辞
地扶养大姐终老和表兄成
人。同时又承担了三叔遗
下的五位堂姐堂兄以及孀
居无业的三婶的全部生活
学习费用，直至堂兄姐们
成人。

父亲性格温良，一生兢兢
业业，从不招惹是非，朋
友都称他为“老好人”，
个个都愿意同他结交。他
是一名谦谦君子，但当袁
世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意图复辟称帝时，尽管同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是朋友
，他依然不顾安危，奋起
手中的笔，予以痛斥。尤
其是抗日战争期间，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
，成为孤岛，日军进入租
界，劫收所有报社、学校
之时，他宁可失业，生活
无着，毅然从报社辞职，
同时关闭和几位好友一
起开办的一所中学，以此
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
。

父亲为人一向小心谨慎
，可是当他被日本宪兵司
令部带去传讯时，在佩带
军刀凶神恶煞的日本军
官面前，面对威逼利诱，
他选择了拒绝！

急雨突如其来。夜很深，人都睡了，十分安静。忽然檐被击响，嘭嘭嘭如敲军鼓。天上在打仗。好畅快的一场夜雨。那水照直往下泼，很有力量感。其实也不稀罕。二十多年，不知听雨击檐多少回。滴滴嗒嗒的，噼噼啪啪的，滴滴啦啦的，大大小小的雨声常在耳朵边响起，多半浑然不觉，有时却点滴入心。这么大的雨，分不清点滴，都泼到心里去。

孙卫

塑料铅笔盒

那声音没有了。方小周也
大吃一惊，连说对不起对
不起。我说：“说对不起没
用，你得赔我。”他不吱声
。我说：“你如果不赔，我
就到你家去找你妈。”方
小周的妈妈对方小周管教
很严，方小周害怕他妈妈
胜过害怕他爸爸。一听说
我要去他们家找他妈妈，
他吓得不行，说：“我赔，
我赔。”铅笔盒原价八毛
八分钱。我们商量的结果
，他赔我八毛钱，然后我
将铅笔盒给他。他今天给
我一毛钱，明天给我五分
钱。我对他的这一做法，
很不满意，我说：“你能
不能一次付清？”他说：“
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呢！”
八毛钱结清后，我有点不
情愿把铅笔盒给他。我和
塑料铅笔盒已经有了感情
，想把铅笔盒留在身边。可
是，他给我的钱，我早花
光了。我今天买一小袋瓜
子，明天买个铅笔、本子
，本来打算用他赔我的钱
再买个新的塑料铅笔盒
，也买不了了。到哪里去
找八毛钱呢？我只好把塑
料铅笔盒给了他。很多年
后我才知道，他不敢直接
问家里要那么多钱，只好
今天编个理由问家里要点
钱，明天再从家里偷一个
鸡蛋卖给代售店，这些钱
都给了我。那个塑料铅笔
盒，他也不敢往家里拿，
他怕妈妈发现后问他怎么
会多一个铅笔盒，哪里来
的。我把塑料铅笔盒给了
他，我又用上变了形的铁
制铅笔盒，也不敢跟妈妈
说真实原因，我怕妈妈问
塑料铅笔盒的下落。可惜
了那个塑料铅笔盒。我们
都曾那么喜欢，但谁也没
能真正快乐地享用它。

直至到了那个特殊的
动荡年代，年已八旬的父
亲身临困境，病危即将离
世之际，面对气势汹汹前
来向他逼供的外调人员，
还是不肯说一句对方需
要的假话。

纵观父亲一生，他做到
了事父母以孝，待兄弟姐
妹以悌，对朋友以信；他
做到了事国以忠，对读者
以爱。他把自己的每一个
角色都做到了极致，中国
人的传统美德孝、悌、忠
、信在他身上得到了全面
的体现。

作为一名全身上下充溢
着家乡血脉的游子，今天
，家乡的亲人又一次张开
双臂拥抱了他。在建造了
严独鹤纪念馆和严独鹤图
书馆之后，又在他诞辰一
百三十周年之际，编辑出
版了这本《严独鹤传》，
充分表达了家乡人民对他
深深的爱和淳厚的恩惠，
也展现了家乡深厚的文化
积淀和人文情怀。

今天，双手捧着这本《
严独鹤传》，我和建平这
两个同是新闻人的您的后
人要对您说一声，您做人
无愧作于天、无愧作于地
、无愧作于人。您这一生
，活得值了！

（本文为《严独鹤传》序，
华文出版社出版）

虾仁
任溶溶
虾仁是贵重的食材，如
今虾仁吃得太多，也就不
稀奇，不过河虾仁还是好
的。我爱吃河虾仁，家常
小菜吃虾仁炒蛋，真好。
我总想念小时候与四公到
观音山后面那小镇吃虾仁
面，那是一家池塘上的茅
寮，现剥虾仁，实在精彩。

夜雨
吕晓滨
大风写意。终于入梦了吗？人如轻舟，在汪洋上颠簸，到几丈高的浪尖，又摔下来。冰凉的水沫子喷了一脸。清醒了。是像有水喷进来。但不可能，窗户关得很紧。雨还在泼。没有风，闷头泼。手边放了只铜手炉，冬天取暖的。这会儿手放上去很凉，很舒服。我们有句俚语，闹得水响。水响很惊人，水响也很难改变什么。云收雨散，阳光露脸，夏花依旧。今年这个梅雨下出了几分模样。

夜雨

一个人从孕育到死亡的过程
一直在面对未知和丧失，在
无法挽回的逝去中，我们
渐渐接受了现实本来的面
目，有爱有得到，也有恨与
失去。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疫
情，也无法消除各个行业受
到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
们都一样。我们不会因为一
次失去，而怀疑永远都不再
拥有。所以，如何带着这些
影响更好地生活，向前看，
这是留给每个人思考的议
题。
有人把这一次的疫情和1918
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相提并
论，那一场持续了18个月
的流行性感最终结束，人们
没有被那场灾难击垮。我们
也有理由相信2020年的这
场疫情也终将成为历史。

父亲将近四十岁才有了
他，他和姐姐相差了整整十
岁。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
学画，后来考进了大学美术
系，再后来被分配到一家单
位搞设计。工作了两三年后
，他想辞职当个自由画家，
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
认为，跟绘画有关的工作不
会妨碍他当画家，而一个年
轻人没有正当的职业又怎么
行？终于在父亲的劝说下妥
协了。

这份工作维持了八年，他
还是辞了职。这次他再没听
父亲劝，而是雷厉风行在郊
外租了房当画室，人也睡在
那里，这让父子从此冷了脸
。有一次他回家中，试图再
次向父亲诉说他心中的理想
，他问父亲，梵高你知道吗
？谁知父亲气呼呼地说，你
怎么没有像梵高那样把耳朵
割掉呢？你就等着穷死饿死
吧！父子对不上话，他回家
的次数渐渐少了，有事只和
姐姐联系一下。

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抽
象油画，因独树一帜已在
业界有了声名。他的画有人
买，有拍卖行追捧，还有艺
术机构收藏。一个画家，世
俗上的成功，他一样不缺。
一周后他将要在此地举行一
个盛大的，以“胡子风”命
名的抽象画十年回顾展，现
在一切事宜都已准备妥当。
胡子是业界朋友对他的称
呼，他搞起创作来是拼命三
郎，胡子头发顾不上理，时
间一长索性留起一脸络腮
胡子。

他想，这次一定要和爸爸
好好聊聊，要告诉他儿子这
些年来的努力，他的抽象画
能被人们看好是多么不易！
抽象画并不是像不懂行的人
那样以为是随便涂抹一气，
他的每一幅抽象画创作都
有严肃的思考，都是殚精竭
虑之作，一幅画的最终完成
，中途常常要推翻好几次，
有时梦里觉悟，还会下床奔
到画前，这样辛辛苦苦诚实
地工作，认真地探索，爸爸
你知道吗？

当然他对父亲也深有愧
疚。母亲去世早，毕竟这些
年来他对父亲是缺少照顾的
，但是儿子今天的成功不是
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吗？这
次画展，他一定要说服父亲
到场，他带回来一叠开幕式
请柬，要请亲朋好友还有老
邻居们都来参加，要让老父
感受一下儿子给他带来的光
荣。他也不知道四十多岁的
他还未婚娶，总是父亲心中
的痛痒，那么今后是不是要
成家？也是可以考虑的嘛……

晚饭时分，他踏进家门。
姐姐惊问，今天怎么有空
来？颤巍巍的老父亲过来
了，愣了一会，突然扑向他
哭叫起来：爹爹，爹爹！你
是来接儿子啊，我跟你走，
我跟你走……他惊恐不解。
姐姐告诉他，父亲脑子糊涂
已有大半年了。姐姐想了
又想又说，她小时候见过的
爷爷也是络腮胡子，想必爸
爸也是把你当成爷爷了。他
问姐姐爸爸患了病为什么不
告诉他？姐姐说，你忙到家
都不回，我告诉你有用吗？
他大闹，转身朝外奔去。再
进门，脸上的络腮胡子已被
剃去了。这次是他扑向爸爸
，他抓住父亲的手贴在自己
脸上，一遍遍说：爸爸，爸
爸！你再看看我，我是你儿
子呀！

一周后，他的画展如期
举行。让所有人奇怪的是，
他那标志型的络腮胡子不
见了。他在答谢辞中，讲到
了他的父亲，声音哽咽。有
记者问他，这次画展后，以
后的创作风格会不会有变
化？他说这个问题留给时间
吧。但他心里已经起了念
头，今后一段时间，他的画
一定是具象的。
儿时父亲牵着他的手去买
彩色蜡笔，小学时父亲的自
行车上驮着去少年宫学画
的他、中学时父亲给他当模
特儿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大
学录取书到达那天父亲满脸
兴奋的神情……所有的这一
幕幕，他要把它变成一幅具
象的画送给父亲，以唤醒
父亲的记忆。

安定而有力地活好每个
当下，你也可以像山一样思
考、像花一样开放。

十目谈
“疫”起谈心
责编：王瑜明 刘芳

给父亲的礼物
徐慧芬

父亲将近四十岁才有了
他，他和姐姐相差了整整十
岁。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
学画，后来考进了大学美术
系，再后来被分配到一家单
位搞设计。工作了两三年后
，他想辞职当个自由画家，
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
认为，跟绘画有关的工作不
会妨碍他当画家，而一个年
轻人没有正当的职业又怎么
行？终于在父亲的劝说下妥
协了。

这份工作维持了八年，他
还是辞了职。这次他再没听
父亲劝，而是雷厉风行在郊
外租了房当画室，人也睡在
那里，这让父子从此冷了脸
。有一次他回家中，试图再
次向父亲诉说他心中的理想
，他问父亲，梵高你知道吗
？谁知父亲气呼呼地说，你
怎么没有像梵高那样把耳朵
割掉呢？你就等着穷死饿死
吧！父子对不上话，他回家
的次数渐渐少了，有事只和
姐姐联系一下。

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抽
象油画，因独树一帜已在
业界有了声名。他的画有人
买，有拍卖行追捧，还有艺
术机构收藏。一个画家，世
俗上的成功，他一样不缺。
一周后他将要在此地举行一
个盛大的，以“胡子风”命
名的抽象画十年回顾展，现
在一切事宜都已准备妥当。
胡子是业界朋友对他的称
呼，他搞起创作来是拼命三
郎，胡子头发顾不上理，时
间一长索性留起一脸络腮
胡子。

他想，这次一定要和爸爸
好好聊聊，要告诉他儿子这
些年来的努力，他的抽象画
能被人们看好是多么不易！
抽象画并不是像不懂行的人
那样以为是随便涂抹一气，
他的每一幅抽象画创作都
有严肃的思考，都是殚精竭
虑之作，一幅画的最终完成
，中途常常要推翻好几次，
有时梦里觉悟，还会下床奔
到画前，这样辛辛苦苦诚实
地工作，认真地探索，爸爸
你知道吗？

当然他对父亲也深有愧
疚。母亲去世早，毕竟这些
年来他对父亲是缺少照顾的
，但是儿子今天的成功不是
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吗？这
次画展，他一定要说服父亲
到场，他带回来一叠开幕式
请柬，要请亲朋好友还有老
邻居们都来参加，要让老父
感受一下儿子给他带来的光
荣。他也不知道四十多岁的
他还未婚娶，总是父亲心中
的痛痒，那么今后是不是要
成家？也是可以考虑的嘛……

晚饭时分，他踏进家门。
姐姐惊问，今天怎么有空
来？颤巍巍的老父亲过来
了，愣了一会，突然扑向他
哭叫起来：爹爹，爹爹！你
是来接儿子啊，我跟你走，
我跟你走……他惊恐不解。
姐姐告诉他，父亲脑子糊涂
已有大半年了。姐姐想了
又想又说，她小时候见过的
爷爷也是络腮胡子，想必爸
爸也是把你当成爷爷了。他
问姐姐爸爸患了病为什么不
告诉他？姐姐说，你忙到家
都不回，我告诉你有用吗？
他大闹，转身朝外奔去。再
进门，脸上的络腮胡子已被
剃去了。这次是他扑向爸爸
，他抓住父亲的手贴在自己
脸上，一遍遍说：爸爸，爸
爸！你再看看我，我是你儿
子呀！

一周后，他的画展如期
举行。让所有人奇怪的是，
他那标志型的络腮胡子不
见了。他在答谢辞中，讲到
了他的父亲，声音哽咽。有
记者问他，这次画展后，以
后的创作风格会不会有变
化？他说这个问题留给时间
吧。但他心里已经起了念
头，今后一段时间，他的画
一定是具象的。
儿时父亲牵着他的手去买
彩色蜡笔，小学时父亲的自
行车上驮着去少年宫学画
的他、中学时父亲给他当模
特儿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大
学录取书到达那天父亲满脸
兴奋的神情……所有的这一
幕幕，他要把它变成一幅具
象的画送给父亲，以唤醒
父亲的记忆。

夜光杯